大青山后

陈德平

那年，参军到了内蒙古，营区在城郊，每天抬头，只见光秃秃的大青山如一道屏障横在面前，许多日子里，那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景象依然在梦中。有一天，老兵说，大青山后面就是大草原。这话让我兴奋。

机会来了，部队要进行实弹打靶，靶场就在大青山后。终于可见草原，心里好一阵激动。我们的高炮车队排成长长一溜如钢铁洪流般出发了，粗粗的炮管披上了炮衣，那威武雄壮的阵势，引来沿途不少好奇的目光，军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当车队穿山路，过峡谷，在一片烟尘中穿过大青山，眼前豁然开阔，遍野的绿草和庄稼扑面而来，牛羊在草丛中时隐时现。时值八月，艳阳高照，可日头并不撩人，微风吹来，身上觉得阵阵舒畅。其实，这并不是真正的草原，也就是一个大草甸子。扎下帐篷，筑好阵地，除留下少部分人，部队大队人马就进驻了附近的一个个村庄。这里大都是蒙汉混住，但看不见一个穿蒙古服的人。大青山一带曾是抗日游击根据地，村民们非常热情，都把自家最好的房间腾了出来，就像迎接当年的八路军。我们电话班三个人被安排进一农户家里时，一位看上去30多岁、干练利索的女主人满面笑容地迎上来把我们领进了北厢房，屋子里外、炕上炕下早已收拾得干干净净。女主人说，她们就住在隔壁，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也许忙了一天，或许着了凉，晚上我发起了高烧，班长赶紧打电话请连队卫生员过来，打了针吃了药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第二天班长让我留在家里，没去阵地。躺在床上听着阵地方向传来的隆隆炮声，我有些按捺不住，几次想起来，可浑身像散了架似的不得动弹。不知啥时候，门吱地一声被推开了，抬头望去，房东大嫂端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进来，上面还磕了两个鸡蛋。原来，她听班长说我病了，估摸着我还没起来，就特地做了面条过来。此情此景，让我这个远离故乡的人顿时感受到了一股亲人般的温暖。

打那后，和房东大嫂渐渐熟了，在拉呱中知道她丈夫外出打工了，两个儿子一个上小学、一个已读初中。那时，她家园子里的两棵沙果树正是果实满枝，她特地摘来一些果子让我们尝鲜。沙果黄里透红，像一只只小苹果，咬一口，又脆又甜还带着一丝酸味。我们要付钱给她，她有些不高兴了：“自家树上的东西，谁摘了不都是吃？”不去阵地时，我们帮她扫扫院子，从村边井里担来水把水缸装满。有时闲下来，我就搬个小马扎坐在门边看那本还没看完的《红楼梦》，在紧张忙碌中享受着田园般的时光。

村庄外面有一片小树林，早晨，被轻轻的雾霭缠绕着，从远方流来的溪水汇集到林边又盘旋而去。每天一早，我都要跑步到林边，踏着滴着晶莹水珠的草地，一边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一边欣赏着村野的美景，在青草和泥土弥散开的淡淡芬芳中，细细消受着旷野中透出的那分恬静和安谧。

有一天傍晚，连部通往靶场的电话线断了，班长接到命令后，就把接通电话线的任务交给了我。临走时，他把他那支冲锋枪给了我，并递上三颗子弹。我把子弹压上膛，关上保险，背上修理包拔腿就走。出了村口，天很快黑下来了。虽说从驻地到靶场也就二十来里路，但路两边尽是密密的草丛，还要经过一片高粱地。我拿着手电，沿着电话线一路寻去。此时，几颗疏星悬在天边，只有手电的一丝光亮在孤寂的荒野中闪烁着，风吹过，草丛间发出簌簌的声响。平生第一次单独夜行，不免心里有些打鼓。听村民说过，这里夜间曾有狼出没，怪不得班长把他的枪给了我，我不由得把枪握了握紧。走着、走着，突然，前面草丛中发出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我陡然一紧，立即把手扣在板机上，随着一个动物疾速窜过路面，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只野兔子。一场虚惊。

一个多小时后，我终于在一处乱石堆中发现了电话线断头，当接好线头，接通了靶场指挥所，耳机里传来连部文书那带着江浙口音的普通话声音时，我才吁了一口气。

晃眼间，一个月的打靶训练结束了。望着渐渐远去的村庄，我竟有些依恋，一种感动、一种亲切，在胸中涌动。大青山后的一草一木、古道热肠、成长历练都已深深地装进心中，成为青涩岁月中一段难忘的记忆。

酷暑谁道少花赏？

邬志星

有友人晴君对我说道：夏日酷暑除荷花可赏外，很少有好花赏了。我马上答道，有花赏的，且都花开百余天，很有名的三花，它们分别是凌霄花，紫薇，美人蕉。

凌霄花，也叫“紫葳”，它或依棚架，或缘大树，或攀墙垣，或附奇石，柔枝纷披，疏景参差，碧英葱葱，红英灼灼。它在中国栽培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了。我们常见的凌霄花颜色多为橘红或红色，但相传古代还有白色凌霄花。凌霄花花开可从6月到10月，7月最盛，尤酷暑水中荷花盛放之时，也是凌霄大放之时。凌霄有“中国凌霄”与“美国凌霄”之分，中国凌霄，也叫“大花凌霄”，枝干粗壮，花朵硕大，花色橙红。“美国凌霄”是中国迁到美洲变种，现在种的不少是美国凌霄，许多老洋房中不少有美洲凌霄及中国凌霄老树，思南路，瑞金二路中不少老洋房中现在就在盛开大量美洲凌霄花，瑞金宾馆中更是凌霄花点缀夏日景观。

夏日能开百日花的是紫薇花，它也叫“百日红”及“痒痒树”。据说它树皮光滑，用手搔搔它树皮，树干会动的，实际有点夸张。此花在中国已栽培1500年了。紫薇是园林中点缀夏日景观的主将花，它的花极有趣，为圆锥形，着生于枝端，花6瓣，瓣多似一轮盘，花开后结实，大如黄豆，花期7~10月。花色有红，紫，白，紫带蓝焰的，十分美丽。上海植物园有一从南方来紫薇老树，几百年历史了，长得很神气。紫薇为长寿树种，可达700多年，它花期特长，尤在夏天酷暑开，可达百余天，所以有“百日红”之称，有人著诗：谁道花无百日红，紫薇花开达百日。

美人蕉也是夏天能开到秋天的百日之花，在过去公园中或家庭庭院中到处种美人蕉就因为它好看，其叶像芭蕉，其花色有嫩黄色，乳白色，肉红色，二斑纹色，多极了，最奇妙的是它的总状花序上总有一层白色粉末，极为娇艳。泰国著名建筑师普维利差曾说过：“不种美人蕉的公园，是一个缺憾的公园”，但大多数园艺师都在前些年认为美人蕉已过时，地下块茎很难弄会长太多，不好看，实际上我认为美人蕉之美有三点，一是花期长，有百日花之称，二是花色多，三是成批栽种更美，尤其酷暑雨后赏美人蕉，更如一幅画！

书法

郑小云

画奴

陈茗屋

读印札记

至少有四十五年了。那时光，徐云叔兄、吴子建兄我们仨，骑着自行车，自由自在地交往。写字、刻印，忙得不亦乐乎。

有一位潘德侯兄，和我们一样，都是小青年。他是学西画的，对书法篆刻没有兴趣。见我们用来刻印的石头并不富裕，便说家里床底下有一包报纸包着的破石头，可以送给我们刻刻练习。云叔兄跟他去了。打开一看，石头有二十四方之多，全部是吴昌硕作品，内中最大的一方便是“画奴”（图一）。云叔兄大吃一惊，告诉潘兄，“破石头”全是吴昌硕的真品，万万不可随便磨掉的。

因缘际会，我们便都借回家中，钤拓摩挲，欣赏学习。除了“画奴”，其余二十三方全是昌硕公为潘兄的祖父祥生公奏刀的。而且有不少是印谱中失载的。

潘家是湖州人，和昌硕公为同乡。潘兄的祖父乃丝绸富贾，据说从前其家到处悬挂昌硕公的字画。所以请其赐刻一些印章也属平常。以我们见到的原印而论，其实因为很少钤用，所以都保存着昌硕公刻成时的生辣模样，比起常见的，因频频使用而耗损的，何啻天上人间之差异。

这批印章，最早的是刻于光绪十二年的“画奴”，时昌硕公四十三岁。此印二面长跋，上款“伯年先生”，竟然是任伯年用印。应我们的请求，潘兄询问了家中长辈，才知此印是其祖父在地摊收得。当时曾请昌硕公确认。昌硕公还修治一番。后来，我曾在昌硕公手钤的《削觚庐印存》中见到此印的初拓本，比现在要略略粗壮，尤其是印边。怪不得，当我把此印的钤拓本送给去疾方老师欣赏时，老师说“靠不住”。想来老师见过《削觚庐印存》，与印象中不同，故有疑惑。其实，经过其他前辈的赏鉴和区区多年的研究，不但真而精，且可尊为昌硕公之代表作。

图一

图二

朴厚稳重大方，是“画奴”的特点。印品一如人品，堂堂正正，是谓上品。昌硕公刻制此印时，正是其篆刻的辉煌期。强烈的个人风格已经形成，把石鼓文和秦汉封泥印融为一炉，应用已极为娴熟。开创了与赵之谦、吴让之、黄牧父交相辉映的全新面目。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篆刻学习者。

一枚印章，小小的天地，但是评论家往往都冠以“大大的世界”。是啊，小小的天地里变化万端。同样的二个字，一百个人也许有一百种安排。成功与否，是作者的修养所决定的。除了文字学、篆书功力、布局能力和运刀等等因素的制约，更重要的是古文化的厚度。

月前拜谒高式熊丈，他谈到前不久，一个单位收得其父尊高振霄太史公的几册日记，派了博士带了电脑求其诠释。说了老半天，博士也听不懂。这就是一个厚度问题，古文化的厚度够不够的问题。式丈从小接受庭训，读了许多古书。在我熟悉的式丈一辈的篆刻家中，他是少见的读过四书五经的一位儒者。所以，他在写字刻印时，漫不经心题段跋语，都会令人击节赞叹。心中有厚度，我们这一代人是远远不及的。倘若不自以为是，肯在得意之余，补读点古书，就会少犯很多错误，少做很多俗事。一位老朋友，得到了其父尊遗下的一本墨迹，发在网上，说“家君”如何如何。一位大名鼎鼎的圈内闻人马上点赞，说“家君的字写得真好啊！”年纪一大把的大名家，不是初涉艺事的小鲜肉，犯这样的错误，真的很可悲。唉！

“画奴”的跋语极佳——伯年先生画得奇趣，求者踵接，无片刻暇。改号“画奴”，善自比也。告铁铭之曰：画水风雷起，画石变相鬼，人或非之，而画奴不耻。惜哉，世无萧颖士！光绪丙戌冬十一月，薄游沪上。按：萧颖士乃唐代名士，乐闻人善，以推引后进为己任，名重当时。

“画奴”以外的二十三印，朱朱白白，各具精彩。尤其是二方高难度的多字印，精妙绝伦。呈上一方请读者诸君共赏。印文是“吴兴潘氏怡怡室收藏金石书画之印”（图二），昌硕公五十六岁时的杰构。边款有“于役津门”语，原来那年曾在天津工作。此印十五字参差谐和，浑然天趣，一气呵成。既像一首优美的歌曲，又如铿锵合辙的格律诗。不是超一流高手，焉能成此。

昌硕公为祥生公创作的这二十三方佳作，始于光绪二十一年，终于光绪二十六年，是其五十二岁至五十七岁时的作品。那个时期，包括“画奴”的四十三岁前后，是昌硕公篆刻创作的鼎盛期，即所谓的《削觚庐印存》时期。去疾方老师曾说过，这是吴昌硕产生代表作品的时期。以这二十四方验之，方老师的论断是十分准确的。

潘德侯兄后来从来楚丈游，沉醉在楚丈的艺术世界，得到过楚丈赐刻的百多印章。岁月不居，俱垂垂老矣。三十多年未见，也不知这批印章现在何处。

首次“战略空运”

萧萧

自古以来，兵力投送就是军队作战的关键环节，中国历史中就有“先入关中者为王”的说法。解放战争期间，人民军队基本是靠自己的脚板追赶国民党的“汽车轮子”，但到了1949年向全中国特别是边疆进军时，兵力投送就成了党和军队高层必须考虑的问题。1949年9月，第一野战军在粉碎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三大国民党重兵集团后，直抵新疆门户——河西走廊，面对大势，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省政府主席包尔汉通电起义，宣布新疆和平解放。得知消息后，正在重庆忙于抵挡解放军入川的蒋介石大为光火，一方面电令青海军阀马步芳残部死守新疆与甘肃交界的星星峡，一方面密谋派特工摧毁新疆东部公路，把沿线村镇变成无人区。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党中央决定解放军迅速进疆。

鉴于陆路入疆受地理限制大，况且当时解放军缴获的国民党军车不过500余辆，车况又差，根本不敷使用。面对“计划不如变化快”，一种前卫但也唯一可行的方法开始在毛泽东等领导人脑海里盘旋——用飞机空运！由于解放军自身没有多少飞机，经过权衡，10月初，新中国请求苏联帮助完成解放军首次大空运！新中国首任驻苏大使王稼祥与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只进行了4个小时的谈判，就迅速达成协议。苏联派出45架运输机，以“租借民航机”的名义来华支援。根据双方最初的计划，空运人次为两万人，物资120吨，中方支付运费28万银元。

协议签署后，党中央立即电令正在酒泉休整的一野第一兵团司令王震负责组建空运部队。为便于掌控全局，王震将空运指挥部设置在兵团司令部内，并与起义的新疆地方政府协调，在酒泉、哈密、迪化（今乌鲁木齐）设立负责接待苏联机组的食宿点。10月19日，苏联机群顺利抵达酒泉，11月6日，空运正式开始！

对包括王震在内的广大官兵来说，坐飞机是做梦也没想到的事，他们过去能见的都是前来轰炸扫射的敌机。为此，参加空运的战士专门进行了一周多的乘机训练，中间还闹出过笑话。有一个连长对其战士说，飞机就是长了翅膀的汽车，但坐飞机也有不同的地方，就是不能吃饭或只能有一点点，因为上天后根本没有上厕所的地方。还有一名连长告诫战士坐飞机时不要把头和手伸出窗外，因为很容易被树枝或山隘挂着……有一位团长甚至每天早晨带着部队去酒泉机场演练登机，没有飞机时，他就利用跑道上的一堵土墙模拟飞机，训练战士上下机舱，特别强调不能随意伸手伸脚等等。类似“爬墙头”的训练在整个兵团屡见不鲜，虽然现在听起来有些可笑，但也由此看出部队高昂的战斗热情及对空运的重视程度。

为确保空运安全，首批抵达迪化的飞机运来的都是全副武装的警备部队，他们一下飞机就控制了机场等重要设施。由于飞机是倾斜机体设计，一起飞就更斜了，把旅客们都挤到机尾，更糟糕的是，飞机噪声很大，而且颠簸非常厉害，给大部分首次坐飞机的官兵造成严重不适，但严格的纪律性帮助这些战士克服这些困难。所有人都紧紧抓着头上的吊环，一只手则紧紧搂着怀里被视为第二生命的枪械，偶尔有人换个姿势或移动一下脚尖，都会被指挥员喝止。大部分登机的官兵因深信“飞机上不能上厕所”的传言，登机前几乎没有吃饭和喝水，除了轻武器和背包外，其余辎重全部抛弃。据一名连长回忆，在部队动员时，曾有人说每个战士少喝一碗水，少吃一个馒头，一个连就可以减下几百斤来，飞机就轻快了。

解放军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运到1950年2月22日结束，之后40架苏联飞机以每15分钟一个架次的间隔依次起飞，从新疆北部出境回国。据统计，从1949年11月6日到1950年1月15日，解放军共计空运官兵12446名。此次空运不仅快速运送了人员和物资，而且对迅速稳定新疆形势赢得了时间，空运奇迹让人刻骨难忘！

十日谈

光荣之师

明日介绍在白山黑水之间的东北“老航校”。